

文化产业周刊 | 观星台



闲斋聊斋

知识为贵

□刘诚龙

张嘉贞出身农民,填履历表,每填气沮。后来跳出农门,当了平乡尉(相当副县长),不料又因其弟违纪,受了牵连,“免归乡里”,贫而且穷,贫是身上没钱,穷是前途没粮,居于“布衣环堵之中”,世俗眼光瞧他,一个字:贱;两个字:下贱。人若沉于下僚,会有谁瞧得起?

张嘉贞无钱,无势,无权,无背景,无关系,阁下是“三无人员”,张嘉贞还是“五无人员”呢,但他并不自轻自贱,虽身上一无所有,而心中腹藏见识,即使身处最卑下境况,人居最无助处境,他也萧然自得。无他,他能在纷纭芜杂与云遮雾罩的世界上,明心见性,拨云见日,洞穿世界底色。

有知识,他就不怕。“张循宪以御史出,还次蒲州驿”,恰好来到张嘉贞这里,他问蒲州(今属山西)有没有好人才,“驿吏白以嘉贞”,张循宪喊他来,看到张嘉贞不名一文,而腹藏万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将时事看得十分透彻,“咨以其事积时凝滞者,嘉贞随机应之,莫不豁然。”很多见识远在张循宪之上,张循宪对他刮目相看。后来武则天问张循宪,有没有人才可荐举,张循宪便推荐了张嘉贞,“他日,则天以问循宪,具以实对,因请以己官让之。”

是吗?张嘉贞见识这么高吗?武则天召见张嘉贞,“乃召见内殿,隔帘与语”,两人虽一间办公室聊天,武则天还是有点轻视,有点怠慢,两人中间隔了一幅帘子,张嘉贞不自卑,自贵,“臣生于草莱,目不睹阙廷之事,陛下过听,引至天庭,此万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间,若披云雾,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你瞧不起我,我瞧得起我自己:陛下,您这什么咫尺千里,怕不好吧;有知识自贵,自然也就有知识而他贵,“则天曰善”,立刻撤了布帘,听张嘉贞滔滔不绝,畅叙己见。

张嘉贞有“知识”,武则天把张嘉贞给提拔了,“擢拜监察御史”,不久,“累迁中书舍人”,官是当大了,位置是蛮高,按世俗来看呢,也是成了高贵之人了。可是高官之上还有高官,高官看下级,仍然是看不起,瞧不上的,“崔湜之为中书令”,是张嘉贞的直接领导,他依然不把张嘉贞放眼里,“湜轻之,常呼为‘张底’”,不喊其名,也不喊其官,给张嘉贞起了很多歧视性的外号与诨名。

崔湜后来非常敬佩张嘉贞,尊敬张嘉贞,为何?张嘉贞有知识。“后曾商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国有疑难问张底,单位有麻烦问张底,张底给出的高见高出崔湜很多,提出的处置办法比崔湜切实很多,崔湜一改对张嘉贞的轻慢态度,转而此致敬礼,居上而敬下了,“知无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我这中书令的位置,以后一定是张嘉贞的。何止是中书令位置?“卒用之为相”,当了几朝宰相。

人生何为富,有钱就是富?有位就是贵?你有一百万,还想一千万,有了一千万,抬眼看,人家有百千亿,你觉得是富还是穷?在钱面前,你会永远觉得你是穷的。如何才富?明朝李贽说:“常知足则常足,故富。”有吃有穿有用,还要吗?不用了,够了,这不就富了?

人生知足为富,那,人生何为贵?富贾那么有钱,人民尊敬他吗?未必;明星那么有名,人民尊敬他吗?未必;官人是社会的贵人,科长见局长便拜,局长是贵的;局长见了市长,还贵吗?恐怕也难当人看。

知识为贵。知识并不是家里有多少书籍,不是柜里有多少文凭,也不是肚里藏有多少史实与事实,而是:既有书籍,更有高识;既有文凭,更有文化;既有眼睛,更有眼光;既有道理,更有韬略。总之是,有知有识,便是知识。

富贵谁不想?千军万马挤富贵路,也许挤的是一条歧路。富贵的正路是:知足为富,知识为贵;既知足又知识,则既富且贵,你是世上是最富贵的人。



微型小说

放鸽子

□贺敬涛

那年刚收完麦子,点上秋玉米。那天日照,麦子大丰收,农人脸上都露出了难得的笑意。

那女子与那个男人一前一后走进了村子后面的西瓜地。西瓜长得很好,圆圆的、大大的,也是个丰收年。西瓜地是我爷爷种的,我奶奶正在西瓜地里薅草。

“大娘,给碗水喝吧!”那男人白净,很文弱的样子。

我奶奶弯腰从陶罐里倒了一碗水,递过去,眼睛扫了一下,又收回。

“大娘,给俺妹子寻个婆家吧。家里遭了灾,寻个活路哩!”我奶奶早就注意到那女子了,瓜子脸、柳叶眉,小巧的嘴,修长的身材,白净的皮肤。

我奶奶想到了义子朱天之。

朱天之的爹朱智庸是个大商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名声也响在外面,清风岭的土匪瞄上了老朱家。

先是派了两个土匪来老朱家。

朱智庸也是练过武的人。拜七伤拳掌门冯一手为师,冯一手毕生收徒极少,朱智庸是冯一手的三徒弟,关门弟子则是我奶奶。我奶奶出身大地主刘家,天资聪慧,家资丰厚,年龄在师兄弟里最小,武功却最好。

朱智庸错不该失手打伤了清风岭的一土匪,等到清风岭大当家王二的飞镖传书钉到门楣上,朱智庸才知道闯了天大的祸事。

朱智庸让大管家悄悄把3岁大的唯一儿子送到我奶奶处,等我奶奶闻讯飞马去救,可为时已晚,朱家已经全家遇难,府宅已经烧成灰烬。

从此,我奶奶多了一个义子。

经过讨价还价,我奶奶留下了那女人,那瘦弱男人用手掂了掂银元,小心丢进口袋里,又按了按,飘然而去。

村民们看了女人都忍不住夸,劝我奶奶赶快给天之办婚事,说最近这一带的人从外地买女人做媳妇的不少,却跑了很多,这女子这么漂亮,还是小心别让人放了鸽子,我奶奶笑笑,却不急,带那女人去村后菜园子里摘菜。

有一个小麻雀在10米开外的树枝上蹦跳欢叫,我奶奶和颜悦色地对女人说:“你看那小鸟,这方本也沉静,扰了这儿,又想走,那怎么走?”

那女人也浅浅笑,说:“它长着腿儿、长着翅膀呢,笼子关不住的。”然后,嘻嘻笑着看我奶奶,猛地向那鸟儿使劲拍了一下手掌,那鸟儿抖了一抖身形展翅欲飞。

我奶奶不说话,手一甩,眨眼间,那鸟儿扑棱棱落在地上。

捡起鸟儿,发现那鸟儿两个翅膀已经被针刺穿,鸟儿匍匐在地,两个翅膀不停地抖动。

那女人大惊失色,浑身颤抖不已。回家后,我奶奶像一点事情都没发生,不紧不慢地给天之叔收拾房子,置办家具、被褥等,置办的东西与其他孩子无异,一样都不少,婚事在村里也算办得隆重重重的。

那女人成了天之的婶,我奶奶非常疼爱天之的婶,天之的婶也非常尊重我奶奶。

说话间,冬天走了,春天磕磕绊绊地撵来了。山道上,那瘦弱男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说请妹子回家省亲,父母想妹子了。

饭菜端上来,作陪的家里人刚要落座,瘦弱男人说想给我奶奶说会儿话,其他人望望我奶奶,我奶奶笑笑,摆摆手,大家都退去了。

男人脸色突地一变,摸出10块大洋:“大娘,抬抬手,让她走吧。”

男人在这一带放鸽子,放了5个,这个最值钱,可就是收不走。

我奶奶不动声色,说:“瓜子落地,生根发芽,瓜秧长出,瓜儿都结了。本

是清静小村,人已落家,娃要妈哩!”

“谢谢大娘这么多年照顾我妹子,辛苦了,敬你!”男人修地抓起两个筷子插了一块红烧肉,筷子直奔我奶奶面部插来。

我奶奶微微一笑,不躲不避,张开嘴巴连筷子和肉咬住,咩吧,肉吃了,一张嘴,两截断筷子啪、啪钉在男人身后的门板上,齐齐入木二分。

我奶奶抿了一下嘴,浅浅一笑:“肉很烂,就是有骨头啊!”

男人大惊失色,拱拱手,飘然而去。天之的婶和天之叔过得恩爱,育有一男一女,男孩爱读书,成年后还考上了最后的清朝秀才。

爷爷身体本很好,可74岁那年的清明节含着笑走了。

我奶奶却身体一直很硬朗,身轻体健,儿孙满堂。91岁那年初秋,本是一场感冒,可我奶奶一躺下,就没再起来,五个儿女床前床后孝顺。

一日午后,我奶奶把四个儿女都支走,独留下天之的婶,笑着对天之的婶说:“俺终是要走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江湖险恶,你虽凤落平阳,可,俺家没亏待你。”

天之的婶不敢看我奶奶:“娘,你那绣花针神技传给我吧!”

我奶奶笑一笑,摇摇头,慢慢闭上了眼。

办完丧事,天之的婶很郁闷,就在院子里呆坐。抬头见一麻雀在枝头叫得欢,天之的婶拍了一下巴掌,那鸟儿展翅欲飞。

只听嗖嗖两声微响,那鸟儿扑棱棱落在地上。

捡起鸟儿,发现鸟儿两个翅膀已经被针刺穿,鸟儿匍匐在地上,两个翅膀不停地抖动。

天之的婶飞上了屋顶,往远处望去,只见秋叶唰唰,哪有一人影。

我奶奶把飞针神技到底传给了谁,一直是个谜。

观星台



回望乡村

瓦房

□逯玉克

旧时的乡村民居,大多是瓦房。

瓦房,就是以瓦覆顶的房子。在楼板房出现之前,乡下平房极少,随便哪个村寨,家家户户,临街、上房,厦子的房顶,鱼鳞羽毛般密密覆盖着一垄一垄黑灰的瓦片。

瓦起源于何时?没有考证过,中国的制陶业极为久远,最起码,“秦砖汉瓦”“瓦釜雷鸣”这些成语告诉我们,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乡下的瓦是用泥坯烧制的,弧形,蓝灰色,俗称小青瓦,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黑灰色。它不像皇宫或寺院里的琉璃瓦那样金碧辉煌,小青瓦,是瓦中的平民;黑灰,那是岁月老去的颜色。

瓦房的结构是这样的:砖石根基,土坯墙体,墙上架梁,梁上横椽,椽上钉椽,椽上铺薄(薄,用麻秆或苇子等植物的茎秆级制而成,会收卷,可在上面晾晒棉花等物。也有些地方用荆笆,荆笆比薄更为结实),薄上摊泥,泥上覆瓦,房顶叠脊。

覆瓦、叠脊,是盖房的最后一道工序,那是在给新房加冕。

屋一间,瓦三千。瓦是房子的斗笠和蓑衣。一棵树有多少片树叶,一间房就会有多少片青瓦。把成千上万块瓦片密密匝匝挤挤挨挨结实有序连成一体嵌在一寸厚的黄泥上,不怕踩、不漏雨,是一项最能显示匠人手艺的技术活。

瓦很忠诚,只要房子还在,哪怕年深日久瓦垄间生出了瓦松(瓦松,是瓦房的老年斑吧),瓦也一直坚守在那

里,遮风挡雨。

瓦覆的房顶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供农人晾晒玉米、大豆、红薯片等。房坡约有45度,不存水,瓦垄间有空隙,便于通风,上面的粮食即使被雨淋了也不容易腐烂。

现在回想起来,乡下青瓦片片如鳞似羽的房顶有着质朴的古典之美。

春雨如烟,丝丝雨线,将吸足了水分颜色黑重的粼粼青瓦织进一片濛濛雨幕。夏雨如注或秋雨潇潇,瓦房在水烟迷蒙中静默,几分小国寡民田园牧歌的意味。

雪后的房顶最美。放眼望去,一个小寨,几条街巷,干枯凌乱的树枝间,房脊和屋檐用一方线条古雅黑白分明的平行四边形展现出房顶的轮廓。

有多少房顶,就有多少屋檐。

房顶末端越过土墙伸到屋外的部分叫屋檐,它的作用不只是美观,主要是保护墙体和门窗,因为土坯墙和木门窗最怕雨淋水浸。通常,庄户人家的屋檐约有二尺,大户人家或重要建筑的屋檐要宽展得多,一般是用带有柱础的明柱支撑着,不过,这已不能叫屋檐,应该叫前檐了。

屋檐,存留着乡村的诗意。

洛阳平原,没有在灶房砌烟囱的习惯,最多只是留个小小的天窗。早、中、晚,炊烟总是像偷偷溜出去玩耍的孩子,袅娜逸出,在屋檐边做着鬼脸,在屋瓦上撒欢与风嬉戏。

大多的时候,屋檐是无言的,只有

等风把树枝刮成洞箫,只有等雨把瓦片射成盾牌,屋檐才会垂下无数绉水帘。

雨停了,但屋檐的滴水不停,一滴一滴滴下来,滴出乡村的幽寂,滴成庄稼人的喜悦或叹息,滴成文人笔下的田园诗词。

兔有窝,鸟有巢,房顶与屋檐下,是凡俗的烟火人家。

屋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门楼或檐下,却是小鸟惬意的栖息地。燕子在这里衔泥筑巢,麻雀在椽子与墙壁之间的空隙处藏身孵卵。农家屋檐不像寺庙那样风铃叮当,但细碎的鸟声是自然的天籁。

屋檐下的墙壁,是乡村的橱窗。红红火火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白生生的大蒜瓣,绿油油的香莱瓣,鲜艳着乡村四季的色彩,也靓丽着农人的收获。

云卷云舒,流年似水,波纹涟漪般的屋瓦,在岁月中慢慢黑灰,黑灰成过去的日子,黑灰成墙角蛛网暗结的记忆。屋檐也在破败、坍塌、废弃中无奈静默着,有时,会和来来去去的风私语,也会在雨中轻叩地面,长长短短,平平仄仄,滴答着无人倾听也无法解读的空旷回响。

忽然感觉,屋檐,不就是瓦房向远处张望时手搭的凉棚吗?先前的主人哪去了?瓦房内出生庭院里长大天地间劳作的后辈又搬进了哪幢高楼?那些城里长大的孩子,可还记得乡下爷爷或外婆家瓦房的模样?

一个时代退潮了,历史留给你的只是背影,不离不弃的只有那些鸟雀。秋风乍起,霜天苍茫,瓦房,你在眺望什么呢?